



你的生活史，商家的“智囊”

□ 陈静

这些叠加的网购个人生活史，其意义不仅在于作为“理财神器”，更重要的是，通过购买行为累计下来的消费数据，也可以成为商家的“智囊”。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部生活史并非只停留在“一笑而过”。以往在线下，种种冲动消费除了“削薄”钱包外“风过无痕”，除非一笔笔记账，否则几乎回忆不出来到底花了什么钱，哪方面支出最多。但是，现在各家平台的年度账单却让人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同时也对自己的消费观念有了个清醒认识。拿笔者来说，过去的一年“穿衣打扮”是笔者支出最大的一项，共消费6327元，回忆一下，衣柜里确实还挂着好几件从未穿过的崭新衣物，这样痛下“砍手”决心，倒也算是“有的放矢”。

但这些叠加的网购个人生活史，其意义还不在于作为“理财神器”，更重要的是，通过购买行为累计下来的消费数据，也可以成为商家的“智囊”。两个看似可笑的统计，足以证明这些数据作为“观星台”的价值：你知

道吗？在网购平台上，消费者最喜欢购买军绿色的窗帘；尽管远离大海，但新疆消费者购买比基尼泳衣的比例却在全国最高。根据这些数据，嗅觉灵敏的企业就可以按图索骥，更准确地把握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生产制造自己的产品，并且根据细分的统计数据，在不同周期、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推广和投放产品。

即使没有最终形成购买，消费者的浏览历史一样能够描绘出每个人不同的特征和消费需求。而这样的描述最终会体现在营销端，在世界各国的互联网上，RTB(实时竞价)广告都已不是新鲜事，这让不同消费者在同一网页上看到不同广告的实现形式，同样是基于对消费者性别、年龄、收入的差异，以及不同关注类别和购买倾向的准确把握。

让我们再进一步，拉个全景，将目光投向整个电商行业，一笔笔真金白银形成的账单，其实还是网络经济的“晴雨表”，它也揭示出整个行业的变化趋势，同时为产业链上下游的行业提供参考。比如今年“双十一”促销中，西藏地区网民通过手机完成的订单笔数占比整体的29.1%，在全国范围内最高；25岁以下的女性用户，通过手机进行消费的占比达到46%。这样的数据，不但说明我国电商行业整体已进入成熟阶段，东西部地区的“数字鸿沟”在不断缩小，也在为运营商的布网和带宽投入提示了新的方向。

一个个水滴般的小数据中，蕴含着一座“大金矿”，而从目前来看，其被挖出的价值不过是“冰山一角”，未来还将由此生发出形式更多的产品。不过，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始终是硬币的两面，在数据挖掘中如何确保仅使用匿名信息，避免侵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如何打击数据的非法贩卖与应用，乃至如何在使用数据产品的情况下合理向消费者推送信息，这些都是“采矿业”未来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慢慢走啊，欣赏

□ 孟登迎

它或许就来自于我们对现实利益、时代变幻、世态炎凉的淡定和超脱。

住在城市有小孩的人家，大概都有把孩子送到课外训练班接受美育教学的冲动。尽管美育在当今社会依然是一个不太受关注的课题，但想来大多数人尤其是家长还是可以说上几句的。作为一名教了10年美学课的教师，同时也无奈地当了一个未能脱俗(送孩子上课外训练班)的家长，我本来还想发表一些有关美育的看法。但是，在我重新读过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有关美育的论述以后，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感觉，我们今天对于美育的理解，与百年前的先贤好像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因此，大家如果感兴趣，就耐着性子看看我下面所写的这些心得吧。兴许这些粗浅的体会，对您和我教育孩子会有些启发。

美育活动在我国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孔子就是推行古代美育的世界级典范)，但若正式说到现代的美育，在我国还只是百年以前的事情。

1903年，变法挫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北美社会和华侨社群进行过一次近一年的考察，次年他发表了《新大陆游记》。在他看来，由于我国国民缺乏这种超越个人生存时空的精神追求，尤其缺乏对“美”的纯粹自觉追求，“故其所经营者只在一身，其所攀攀者只在现在”，整个民族的精神必然陷入“凝滞堕落”。不难看出，美育观念刚被引入中国时就与改造国民性的目标联系了起来。

1906年，王国维发表《去毒篇》，竟直接将倡导美育与根治吸食鸦片流毒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国人对于鸦片的癖嗜缘于国民“无希望无慰藉”；要根治此病，除“修明政治”，“非以感化治之不可”，非以“高尚之嗜好”取代“卑劣之嗜好”不可。为此，他提出应该发挥美术(即文学艺术)等在感情培育和慰藉方面的作用。在同年所写《论教育之宗旨》中，他提出应将美育纳入普通教育，他认为，美育可助世俗之“情”摆脱欲望、意志之苦，到达深沉、平和、清澈的境界，促进精神境界的提升、胸襟的扩展、情怀的熏陶。

真正把美育作为教育方针进行系统阐释和推行的人，是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提出“五育”(体育、智育、德育、哲学教育、美育)，并行以“养成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美育被首次正式列入教育纲领。1917年，他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认为纯粹的美育可承接传统宗教的部分功能，帮助个体摆脱自私狭隘、自我占有和各种世俗情感的纷扰，可提升个体推己及人、与人共享分享的高尚情性。关于如何开展美育，蔡元培警告不能把审美教育仅仅视为艺术(美术)教育，而应该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去进行。

梳理我国美育活动的发展史后，我觉得，从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来看，“美”与“真”和“善”有密切关联。美似乎首先应该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真诚体认(即“真”，不掩饰不逃避现实的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时来自我们对这种现实体认所激发的那种善念和善行(帮助弱者和自我完善的伦理感)。有了真与善的附着，美才具有更为超越的意义；它或许就来自于我们对现实利益、时代变幻、世态炎凉的淡定和超脱。

当我们看到大街上那些被父母有意无意强迫去学习琴棋书画的孩子的背影，看着那些在各种竞争舞台上极力彰显自己才艺的俊男靓女，会不会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后代、对我们人类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悲悯或热爱呢？我们对于美育的理解，是不是与美育应该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精神解放正好相悖呢？当代美学家朱光潜，80多年前就曾嘱咐年轻的中学生们：“慢慢走啊，欣赏！”在如今这个追求迅速成长、渴望爆发奇迹、竞争性地追逐美育和美的时代，我们还能真慢下来吗？

大地之重与天空之美

□ 黎今

支撑，呈现出非常现实的美感，让精心设计的“炫技”归于朴实，这正是导演阿方索·卡隆的大气与高妙所在。

《地心引力》带来的震撼，绝不止于技术这么简单。影片用近乎冒险的方式，表现了一个人心灵的自我救赎。为什么说冒险呢？全片只有两个主演，且男主角很快丧生，只剩下女主角独自面对太空、面对死亡、面对观众，这使得强烈的戏剧冲突很难设计，导演像女宇航员一样被限制在太空领域中微小的“密闭空间”里。因此，我们不能不佩服阿方索·卡隆的匠心和桑德拉·布洛克的演技，在十分受限的时空里展现了一个人激烈的心灵冲突直至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从遭遇意外、逃避生活到漠视太空之美、生命之忧，再到对于死亡本能的恐惧与抗拒，最后发自内心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以及重回生活的渴望，女主角瑞恩在历经一系列灾难与挑战后，终于走出了囚禁自我心灵的“密闭空间”。当瑞恩返回地球、站在水边的土地上时，影片就此定格、结束。这个镜头似乎在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生命个体间那至深至切的感情，就是强大的地心引力，吸引着我们纵使是千难万险也要回归大地。这时，《地心引力》也就因之具有的哲学意义，超越了普通的科技大片。

做妈妈，不做“老妈子”

□ 栾笑语

说不出妈妈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想不起多少她照顾我穿衣戴帽的情景，但我总是记得妈妈边做家务边背唐诗的样子，理解她风雨无阻读自考大学的坚持，心疼她奔事业累得每天回家倒头便睡，也正是挂在家中的一幅妈妈在云南采访的照片，让我从小就坚定了做一名记者的志向。

母亲，这个词汇对于妈妈和我而言，是指南，是榜样，是良师益友，是值得一生学习的楷模。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发现身边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母亲。她们将关注儿女的吃穿用度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却忽视了自我发展和榜样的作用。站的是“妈妈”的岗位，干的却是“保姆”的活计。

不可否认，在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女人大都被认为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然而不正常的是，在这一背景下，“母亲”这一饱含深刻社会意义的角色却时常与“保姆”形象大都围着锅台炉灶，不是举着锅铲愁做菜，就是摸着抽油烟机点头笑；左手拿着孩子的脏衣服，右手拎着老公的

读书还是赚钱

□ 董成家

变了我的观念。用她的话讲就是“书老也不够看”。要说：“既然钱老是不够花，还不如不去想，静静地坐下来读一本书，也许会改变思想。人活着并不是为了赚很多的钱。”

那日，我走进了书海。置身于一方有书的天地，心境真的开阔起来。忘掉了生意场上一筹莫展的苦楚，抛开了忙碌与浮躁。墨香飘起，沁人心脾，别有一番意境。

书中那深刻的光芒照亮了我的眼睛；书中那一段段肺腑之言让我找到了朋友；书中那一个个闪光的句子让我深悟了这份人生。当我与书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生命中还隐藏着种种深刻的内涵。



领导“讲话”不“发言”？

□ 郝旭光

摆脱等级观念的束缚，树立平等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WHITE HOUSE，直译就是“白房子”，但翻译讲求信达雅，故译作“白宫”。白宫、白官，把这两个字放在嘴里嚼两遍，我读出了语言的韵味，但觉得少了平等的思想，有着太强的等级观念。

“白房子”与“白官”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视角。在我看来，一个“官”字，体现了译者“总统怎么能住在普通‘白房子’里呢？他应该在‘官(殿)’里住着啊！”的想法。但美国人对“白官”的提法很可能并不感冒。总统是什么？在美国人眼里，他不是皇帝，不需要住在“官(殿)”里，换言之，如果住在“官(殿)”里，那不就成皇帝了？美国人得意的事情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美国从来没有过皇帝”。可见，译者本身对当地文化并不了解，或者就算了解，但也无法抛下自己心中的“等级观念”。

这样翻译“过度”的例子还有很多。像Car，无非就是个“小”汽车(当然也可能挺大)，但我们翻译成“轿车”。一个“轿”字，显然来源于“轿子”这个词。在中国的过去，轿子里坐的是“人上人”，抬轿子的是“人下人”，这个“轿”字也表现出一种等级观念。

另外，像make a speech，无非就是发言而已，不论对象。但在我们部分人的“语言体系”中，使用的辞藻是要视对象而定的：如果对象是一般的下属或公众，那就是“发言”，但对象若是领导，那就是“讲话”，或“作报告”，或“作指示”。领导怎么能发言呢？领导要“讲话”啊，要“作指示”啊！曾经有个单位的处长主持一个会议，他的上级某某局长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处长本来想说，下面请某某局长“讲话”，结果一走神，说成了请某某局长“发言”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听众席上议论纷纷，局长也不高兴，会后很长时间提起此事，局长仍然耿耿于怀。关键在于，普通下属也是把这个“发言”作为负面典型当谈资的。

由白宫与白房子、小车与轿车、发言与讲话等的差别可以看出，不仅仅是自认“权高位重”的领导者自己，在不少“平头百姓”那里，等级意识也是客观存在，并且根深蒂固的。摆脱等级观念的束缚，树立平等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人们真正摒弃了世俗的等级观念，真正有了平等的思想和意识，这才真正有利于国人个性的发挥、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的进步，真正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生命个体间那至深至切的感情，就是强大的地心引力。



你可以少吃一顿饭，少穿一件衣服，但我不能不让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



赚钱是人们想好好地生活，而读书是教我们怎样去生活。